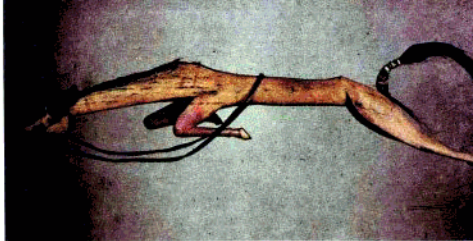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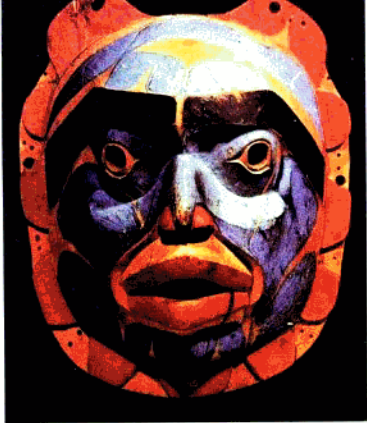


北美 土著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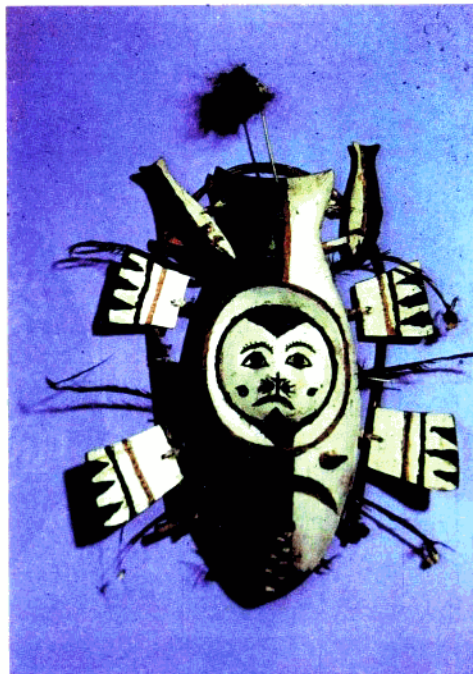


人像



马像

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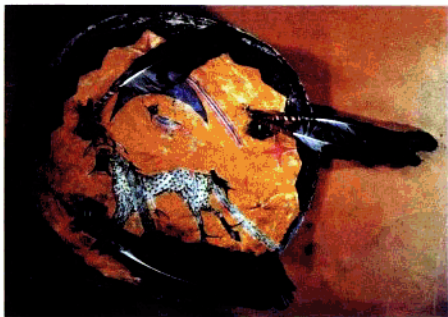


假面具





串珠的拖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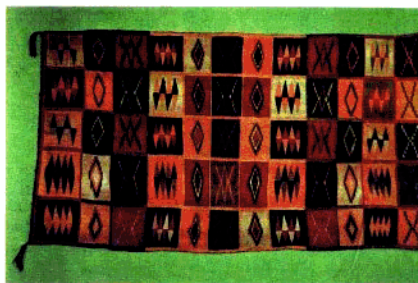
彩色的盾牌



雷鸟古装



摇篮



亚麻地毯



熊面具

房屋彩绘雕刻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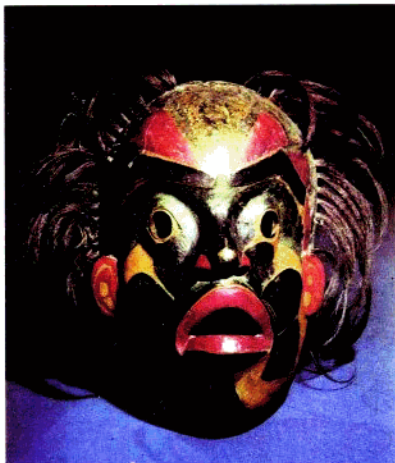
萨满的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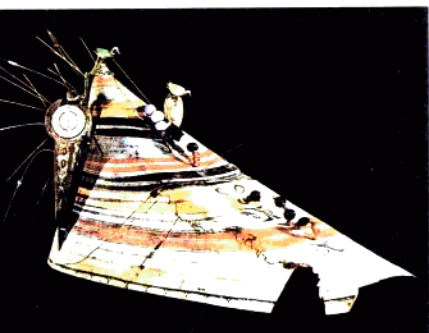


萨满的狼面具



面具





1

4

2

5

3

1. 鸟嘴面具

2. 帽子

3. 有四个鸟头的舞蹈面具

4. 头饰

5. 男人的拖鞋



聂鑫 生于1963年9月11日，祖籍浙江建德。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学士；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硕士。现执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系。

序

○

邵大箴

聂鑫同志撰写了一部书稿《北美土著艺术》，介绍美洲大陆艺术(主要是造型艺术)发展的状况。在我们印象里，国内出版有关美洲大陆文化的书籍比较少，介绍美术发展的书就更少。这种状况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很不适应，和人民大众以及艺术家们的需求很不适应。我们每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不仅要知道希腊、罗马、知道埃及、巴比伦，还要知道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艺术院校，应该开设包括北美土著民族艺术在内的美术史课程。这本介绍北美土著艺术的书稿，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社会风俗和艺术创造的情况，而这些，过去在国内鲜为人知。为撰写此书稿，聂鑫同志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克服了许多困难、特别是收集资料的困难，终于做成了这件事。我想，他写这本书稿的目的，除了作知识的普及，就是为了大家重视这些民族的艺术创造，从中发现可以参考、借鉴和汲取的养料；还有，也是为了抛砖引玉，使一些有识之士在这个领域内继续耕耘、做出更出色的成绩，以弥补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他的劳动和他的这种精神，是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的。也希望他继续努力，为社会奉献出新成果。

是为小序。

1997年7月2日于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的新大陆	(1)
第二章	北美爱斯基摩人的艺术(上)	(4)
第三章	北美爱斯基摩人的艺术(下)	(15)
第四章	北美印第安人的艺术(上)	(24)
第五章	北美印第安人的艺术(中)	(27)
第六章	北美印第安人的艺术(下)	(42)
结束语		(58)
后记		(60)

第一章 神秘的新大陆

第一节 美洲的发现

提起美洲大陆和它的来历，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主要居民——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有的会以为美洲自古就与欧亚大陆有来往，跟欧亚大陆一样有着民族的迁徙、国界的变换、战争的频发以及文化的交流等。其实并非如此。500年前，人们就根本不知道美洲的存在。大家都知道它的第一位发现者是一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热那亚人，最早殖民占有这片土地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洲的真正发现者，应该是印第安民族。

中世纪末期和欧洲文艺复兴初期，欧洲人为了发展经济，不仅从陆地，也渴望从海上找到通往亚洲的航道。航海家们沿着非洲西岸南下。于1486年绕过好望角，为后来通向印度作准备。但这条通往亚洲和印度的航线既曲折又遥远，于是他们希望寻找捷径。根据前人未能证实的理论，自古希腊就有许多人提出“地球是一个圆球体”的概念，加之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对东方的描绘，给了人们一个过分夸大的概念，好像欧洲大陆是地球上惟一的陆地，其他是一片汪洋。而哥伦布认为在海上朝着日落的西方驶去，最终会到达在家乡的陆地上看到日出的地方。于是在1492年，他率领一支由3艘船只，共有88人组成的船队，向西方开始了他横渡大西洋的远征，并于同年10月12日看到了陆地，他以为这就是可以从陆地向东连接的亚洲，西欧人认为他找到的是印度，因而叫“西印

度群岛”。他于1493年带回美洲的远征品——黄金、棉花、珍奇的鸟兽，认为这就是亚洲东端日本岛的物产，同时带回的两名身上有花纹的印第安人，也认为是亚洲人，直到他临终时还自认为他的功绩是从另一条航线发现了亚洲。然而，他的真正伟大功绩却是为欧洲和世界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美洲大陆。

第二节 土著民族的来历

（一）来源亚洲说

关于美洲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到目前为止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867年就有部分学者提出爱斯基摩人来源于亚洲民族的说法，因为从人种类型和特征上讲，他们都是属于亚洲的蒙古人种：身材不高、头发硬直、汗毛稀少、矮鼻梁、高颧骨、单眼皮、棕色皮肤、门齿内有四槽。大约在1万年到2万年前，地球上极大面积的水皆冻结在冰川之内，海平面较今日约低数百英尺，致使白令海峡底部露出水面，成为亚美两洲的陆桥。这样，亚洲与美洲虽然隔海相望但并不接近，却使两大陆最近处有了个100多公里陆桥，而且正处在北极圈附近。这里的陆地和海洋一年内有半数以上的时间被坚硬的冰雪覆盖，过着游牧渔猎生活的原始人类，完全可以徒步或依靠狗、鹿等家畜拉的雪橇，非常容易地到达美洲。他们从西伯利亚东南部通过白令海峡首先进入阿拉斯加，然后往东迁移，于14世纪到达格陵兰。

白令海峡靠南的阿留申群岛更像一条用巨石铺成

第三节 爱斯基摩人

的大桥,把亚美两洲连在一起。这个岛上的原始居民——阿留申人,在语言上就属于古亚细亚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与美洲的印第安人接触频繁,生活与文化都比较接近,形象特征又具有亚洲蒙古人种的性质,从而肯定他们是亚洲人向美洲迁徙过程中留居下来而形成的居民。如果白令海峡仅仅是亚洲和美洲流动的自然佐证,那么阿留申群岛土著的阿留申人便是亚洲人同源的又一明证。他们一方面是在漫长的冬季从坚固的冰面上奔走过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随着著名的、被称为太平洋的“黑潮”由亚洲迁徙或漂泊到美洲的。这个漂泊过程从四五万年前可能就开始了。直到1万年前亚洲原始人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农牧生活,不必大幅度地奔走游动而逐渐定居下来,迁徙过程也就随之而慢慢地停止下来了。已经迁徙到美洲的亚洲人,也就成为了独立发展的民族体系——印第安人。他们又按阿拉斯加原住民因移居分布地点和生活习俗的不同,大致分为四大种族:一为阿拉斯加沿海印第安族,也就是图腾柱印第安族;二为阿拉斯加内地印第安族;三为阿留申群岛人;四为分布在阿拉斯加南北的爱斯基摩人。

(二)东西来源说与新旧观点论

1887年,另一些学者发表不同于“来源亚洲说”的见解,他们根据印第安人的文化特点和自然环境提出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本身可是岛上的土著居民,尔后进入阿拉斯加,他们逐渐随着河流来到海岸。通过北极到达西伯利亚格陵兰。到了19世纪末,一些语言学专家根据印第安人的语言特征,提出西来说,并郑重声明是对印第安人东来说理论的挑战。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印第安人来源的学说,如“古印第安”和“新印第安”的观点等。这样就使得印第安(爱斯基摩)人来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但更多的学者从考古了解的情况出发,证明东来说理论比较科学。不过,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的来源,而在于印第安人他们本身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整个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人们根据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地区和生活特点以及地区特点,又把他们详细分为五个支系:马更些爱斯基摩人、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铜地爱斯基摩人、中部爱斯基摩人、驯鹿爱斯基摩人。

(一)马更些爱斯基摩人

马更些爱斯基摩人是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的一支。他们居住在加拿大西北地区马更些河三角洲一带。马更些爱斯基摩人分为五个集团,即吉铁加利乌、卡普格、基吉克塔鲁格、努温依和阿太瓦格。

马更些爱斯基摩人的冬季住宅是用圆木搭架起来的房屋,通常六户共住一所房屋。房屋呈长方形或十字形。夏季住房是用海豹皮搭成的圆形帐篷。冬天来临前,他们都返回冬季住地。在12月黑夜期间,庆祝宗教节日。1月底太阳开始返回,意味着狩猎驯鹿、麝、野兔、海豹的季节开始。春末,他们在三角洲捕鱼和猎获水禽。

(二)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

这是居住在加拿大最南部的爱斯基摩人。他们沿拉布拉多——翁加尼瓦河沿岸居住。在夏季猎捕驯鹿之前,自发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狩猎。但在猎捕鲸鱼时,需要较多的水,由领主或标枪手指挥。

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信奉精灵的保护,相信它会帮助治病,能使狩猎顺利和控制天气。他们相信在海底有一个叫塞得娜的女神,她管辖海上的动物,还有一个男神管辖陆地上的动物。为使狩猎顺利,就要使这两位神不生气,这在他们的一些艺术创作中也经常得到表现。

冬季住宅由石头、鲸鱼骨和木料盖成。为保持室内温度,房屋为半地窖式的。每一房屋能住20人,用兽皮隔开以供不同家庭居住。还有一种独特的建筑具有传统性的、屋顶呈半球形的雪屋,进入雪屋要通过一条长

的过道。爱斯基摩人建造雪屋的本领之大，设计之巧妙，常常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建造一个采光极好的雪屋。一个男人用雪刀把冰冻的雪块砍成一块块的雪砖，另一个男人站在里面砌雪砖，当雪砖砌成一座半球形拱顶时，雪屋就建立起来了。从4月底至10月中旬则住在海豹皮帐篷里。

(三)铜地爱斯基摩人

铜地爱斯基摩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岛和溜科隆涅辛湾。由于这个地区有丰富的铜矿贮藏，爱斯基摩人取铜来制造器皿，因此而得“铜地爱斯基摩人”之名。

他们认为疾病是由于邪恶精灵作祟而引起的，所以要用萨满来为患者治病。爱斯基摩人最初的丧葬制度是把死者埋在石洞里，后来则把死者放在地上，暴露在风雨之下，周围放一圈石头，将死者生前用的工具折断、放在他的周围。

(四)驯鹿爱斯基摩人

驯鹿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哈得逊海湾以西的巴林地区南部。主要依靠驯鹿为生，他们吃鹿肉，穿驯鹿皮，因此而得名。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捕鱼和猎获其他动物。

他们信奉万物有灵，为祭一只被杀驯鹿的灵魂，他们把一块肉放在地上，然后举行宗教仪式。在宗教仪式中人们跳舞，跳舞时常使用皮手鼓和唱歌伴奏。

驯鹿爱斯基摩人冬季住在雪屋里，其余时间住在用驯鹿皮搭起的帐篷里。建造雪屋的方法与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相似。为使寒风不吹进雪屋，进入雪屋的通道低于雪屋。雪屋里面有一个用雪做的台，上面用柳条编的席子和兽皮盖上，这是一个多功能的雪台，既能当桌子，也能做椅子，还可做床使用。还有一个小台子，做贮藏食品之用。

对驯鹿爱斯基摩人来说，秋天是最重要的季节，因为秋天驯鹿开始成群结队地移动，爱斯基摩人经常出现在河边围捕。冬季，他们的营地靠近贮藏地，并在内陆

湖泊破冰捕鱼。少部分驯鹿爱斯基摩人依然住在海岸，捕获海豹和海象。他们还猎捕北极熊、狼和狐狸。这是他们的生活天地，也是他们艺术创作的源泉，尤其在他们后来的版画艺术中是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

(五)中部爱斯基摩人

关于中部爱斯基摩人这当中又由三个具体地区组成。

1. 巴芬岛爱斯基摩人

巴芬岛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巴芬岛。他们长年流动狩猎，相信有一个保护神，这位神把力量给予萨满，于是萨满不但能治病，还能使灵魂回归，并控制天气。他们做饭的锅和灯具是用皂石雕刻而成的，盘子、托盘、勺和长柄勺子用木头制成，一般都有雕刻装饰。雕刻艺术以木雕和象牙雕刻的动物或人物为主。

2. 伊格卢利克爱斯基摩人

伊格卢利克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巴芬岛的北部和梅尔维尔半岛。最重要的居住地是伊格卢利克岛，这个小岛位于梅尔维尔半岛的北面。“伊格卢利克”一词来源于他们穿雪鞋的习惯，在他们的语言里，“伊格卢利克”即雪鞋的意思，该岛由此得名。

3. 内特钩利克爱斯基摩人

内特钩利克爱斯基摩人居住在哈得逊海湾北面的加拿大北极沿岸，他们被称为捕海豹的人，因为他们主要捕获海豹，当然，他们也还捕获驯鹿、鹿牛和水牛。为了防御极地的寒冷天气，他们都穿兽皮衣服，冬季的交通工具是由两只或三只以上狗拉的木制雪橇。

内特钩利克爱斯基摩人相信超自然物——人和动物的灵魂：各种鬼怪、善良精灵和邪恶精灵、怪兽和许多神。由于这些超自然物的存在，出现了许多宗教的仪式和禁忌。他们相信，任何人违反这些禁忌都会带来个人的或社会的危险。因为他们相信精灵能帮助他们治病，控制天气并帮助他们找到兽群。在他们的许多艺术品中，就是反映(或本身就是)宗教内容或工具。

第二章 北美爱斯基摩人的艺术(上)

第一节 爱斯基摩人与孕育艺术的环境

(一)独特的环境

对于爱斯基摩人的自然环境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地球北极的本身,如果按照自然地理位置来划分,最准确的定义是在森林线以上、大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陆地,其中有三分之一向北延伸到曼利多巴的邱吉尔,一直到昂德利奥的詹姆斯海湾,覆盖了加拿大魁北克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远远地伸到了拉布拉多;另一方面是美国的阿拉斯加以及格陵兰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部沿海。

在这块冰天雪地的土地上,气候相当恶劣。冬季既长又冷,阳光很少而夜晚却未必很黑。每当2月来临的时候,太阳才出来。这时就是北极忙碌的开始,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才逐渐出现,直到7月才生长出一点植物。这时就是北极最美丽的季节了,地面上铺上一层花花绿绿的地毯给人一种愉快的感受。然而好景不常,大约6个星期之后这一切又很快被冬天所代替,所有的动物都为这不可抗拒的轮回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冬季黑暗的到来和食物的缺少,而且北爱琴海地区是世界最干燥的地区之一,降雪量小,要不是这漫长的冬季贮存一些水分,北极的生命将面临严酷的威胁。

在北极,没有森林和草原,甚至连有生命的东西也有限,可是在这里却生活着惟一的民族——爱斯基摩

人。对于他们来说北极是一片美丽而充满生机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顽强地生活着,并且创造了杰出的极富民族特色的爱斯基摩艺术。

(二)独特的爱斯基摩民族

爱斯基摩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在19世纪欧洲人接触他们之前,他们保持着惊人的民族独立性,既没有部落也没有社会组织,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政治、宗教单位,只有包括几个家庭的小型狩猎小组。几乎完全依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时而定居,时而游动,时而由外地大量拥来,时而又各自四散而去。虽然他们相隔千里,但民族意识相同,既有共同的语言,也有相似的艺术表达方式,爱斯基摩民族恐怕是世界上惟一没有经历过民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阶段而直接形成民族的“人类的共同体”。爱斯基摩人大致分为南北两种:北爱斯基摩人散居在北极海岸沿线和面积广大的平原村落里;南爱斯基摩人住在靠北太平洋边缘阿拉斯加海湾内安克拉海附近的岛上,以及东南阿拉斯加与其海外的两个岛上,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爱斯基摩这个名称就是土语中“吃生肉的人”的意思,带有贬意,而把他们称为因纽特人更为合适。

第二节 风格独特的民族雕塑

独特的环境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独特的爱斯基摩艺术。也许是受更多自然条件的限制,因为北极地区缺少可以作画的材料,如画布、纸或颜料以及其他绘画工具

(或许没有保留下来)。雕塑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则是他们表达自己艺术的最好形式。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沿海渔猎,有大量的鲸鱼骨和漂亮的海象长牙以及丰富的皂石,而且这些材料质地美丽又易于雕刻。在他们眼里,这些物质早已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情结,所以在爱斯基摩人的雕塑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材料做成的雕刻品。

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爱斯基摩人就开始利用这些材料制作工具和雕刻品。不论是纯粹的装饰风格或是象征手法,还是按明确的解剖结构来刻画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大量地使用了线刻。在艺术史上按照不同时期的风格和特征通常把爱斯基摩人雕塑艺术划分为四个时期:前多赛特时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800年);多赛特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900年);极北地区时期(公元900年—公元1700年);现代时期。

(一)前多赛特时期

一般认为爱斯基摩人的艺术是产生于阿拉斯加的祖传,但这只是目前人们的一种推测,至今仍未有找到发掘的足够证据。究其真正原委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考古学家泰雅发现的《面具》(见图1)。



图1 面具

用碳14测定为公元前700年左右,它是前多赛特或者更远些时期的遗物。这些雕刻品看上去虽然显得刻板,但形式上又不失高雅古朴,而且雕刻从风格上讲非常独到,与后来的多赛特时期的雕刻毫不相关。这些艺术品目前认为是远古时期水平最高的雕刻,它代表了前多赛特时期的艺术风格。此外,在墨尔本还发掘出前多赛特时期的一些雕刻碎片,形状与最早的鱼叉头相似。尤其泰雅面具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把了解爱斯基摩早期艺术的钥匙。与此相似的主题、风格和制作技术的雕刻品在阿拉斯加和纽芬兰以及格陵兰东部都有发现,尤其是它们制作较为规则的形式,如人物雕刻中使用的“骷髅基调”(见图1),这种基调不仅是一种图腾的崇拜,而且也反映了形式与内容的某种联系,这显然是原始崇拜的产物,它暗示了一个动物的抽象与简化,最后被缩减为一种彻底的有象征意义的物质形式。

在阿拉斯加北冰洋海岸的霍普角,这是北冰洋地区最大的爱斯基摩人遗址,他们是惟一不用油灯的爱斯基摩人。浮木是他们惟一的燃料,房子也是浮木构成的,雕刻也自然多以木雕为主。这里的雕刻从总体上反映出与旧白令海峡以及北欧亚大陆的塞内——西伯利亚风格相联系,也用作“骷髅基调”表现肋骨和脊骨,梨形节疤象征关节、鹰头虎身怪兽头,雕刻出现实和他们幻想中的动物,其作用尚不得而知。从霍普角发现的一件雕刻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放在动物爪子之间的熊头,这种造型与俄罗斯东部和西伯利亚的马累托哥地区、亚马尔半岛的派尔罗波发掘的铜胸针图案有惊人的相似,这也反映出早期爱斯基摩艺术与亚洲大陆的某种联系。

前多赛特时期遗留下的遗物中,按照传统观念能作艺术品的为数不多,大概不超过600件,当然也可能还有许多尚未发掘出来,有的东西极难保存,有的在漫长岁月中消失,尤其是那些用有机物做成的雕刻品更是难以幸存,这给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艺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二)多赛特时期

多赛特时期的艺术似乎是一种非常专门的活动，这些雕刻体现出高超的技能，很难想象是出自业余雕刻者之手。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一个艺术品价值高低的划分问题，是根据这些艺术品它们表面装饰的复杂程度来判断艺术的价值，还是像人们把波利尼西亚过分的装饰性物品与密克罗尼亚简朴、单纯的艺术形式作比较一样，或者是将洛可可风格和清教徒的家具、装饰物作比较。既然艺术可以用多方面的形式来阐述，那么就不应仅从其简洁或是繁复来作界定，而爱斯基摩人的雕刻风格正是一种高度的简练的因素贯穿着艺术的各个时期的历史，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从这一时期雕刻作品的内容上看，在多赛特时期的雕刻品中，最为常见的是装饰过的鱼叉头和大多数与工具有关的实用人工制品。这些物品不仅实用，而且非常漂亮和精美，一般都富于某种象征意义。在古爱斯基摩人眼里，好像通过完美的加工与装饰，能增加它们的作用与威力，这些鱼叉头也仿佛成了魔力的传递者。除鱼叉头之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雕刻，如小鸟和北极熊，也有一些人像和面具，并且通常有某种约定俗成的暗示性。比如在一定的部位深深地刻上表达魔力的符号，大多刻在头上或脸上的“×”形和刻在关节上的“+”字形，目前尚无法准确地破译这些记号的真正含义（见图2）。

在庞尼克遗址发现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雕刻品，如鲸鱼、海豹和形体简单的人物。它是来自庞尼克岛的庞尼克文化最优秀的雕刻之一。其作品是一个怀孕妇女的裸体雕像（见图3），长长的躯体，明显鼓起的腹部、下垂的乳房、很短的腿和前臂，头和脚被折断了，缓缓的身体曲线和精心的造型使这件雕像可以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其作品女主人完全能够把她称为“北美的维纳斯”。作品既表现了爱斯基摩妇女特有的体态：圆圆的腹部、较小的臂和短而粗的大腿，也注重作一些艺术、宗教的技术处理。造型上注意结构上的细节，如在较小的臂上小块的脂肪，下垂而丰满的乳房上刻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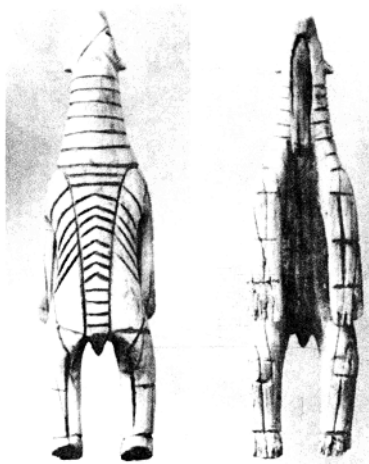


图2 动物雕刻

显的痕迹，这可以理解为文身的符号，因为在圣劳伦斯岛上的爱斯基摩妇女有在手臂和乳房上文身的习俗。它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具有与人或动物相似的作用。在圣劳伦斯岛上的爱斯基摩人在捕鲸仪式上常使用这种符号的人体雕像，还有大量的动物和刀柄雕刻也刻有相同的符号。

（三）极北地区时期及历史时期

极北地区文化于公元900年至公元1700年间替代了多赛特文化。这个文化是从公元900年从阿拉斯加向东蔓延，到公元1100年又传到了格陵兰岛。

从一些发掘品的特点可以看出，虽然极北地区文化与多赛特时期的文化有一些差别，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文化特性的互相渗透（比如，多赛特时期的雪屋是加拿大爱斯基摩人发明的）却被阿拉斯加极北地区爱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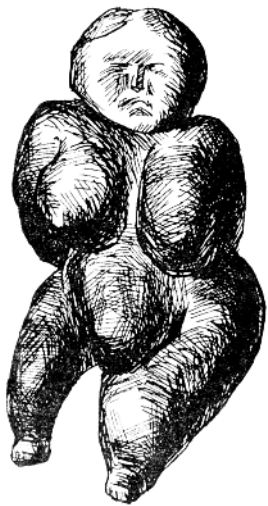


图3

摩人所采用,而多赛特的一些艺术品和制造物又被极北地区使用工具重新修改,例如弓钻在多赛特时期就没有,而极北地区文化中大有发展。为了高效地捕鲸,从加拿大爱斯基摩人那里引入狗拉雪橇和各种工具,包括供妇女使用的小木船。事实上,极北地区文化围绕着捕鲸并用鲸须和鲸骨制作艺术品。这是极北地区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1926年,D·金尼斯、A·哈德利克和O·盖斯特三位考古学者各自从圣劳伦斯岛和戴亚米德群岛爱斯基摩人居住区发掘出一些鱼叉头和其他海象牙雕刻制品,这些制品是从旧的村落遗址挖掘出来的,与现代爱斯基摩雕刻艺术形式和装饰风格很不相同,这些发现对自令海峡的史前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它们的造型简练,颜色是呈浅黄棕色、深巧克力色,表面加工得十分平滑,以线条为主,同心圆和省略符号点状作修饰。

如果把极北地区的艺术与多赛特时期艺术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多赛特时期的艺术是比较大型的、细心和吸有奉献精神制成的,是建立在虚构和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极北地区的艺术更高雅、小巧,更有随意性和

纯艺术性,减少了一些虚构而更增多了非非常理性。多赛特时期的人物雕像是以男性为主,而极北地区时期则是以女性为主。多赛特时期艺术几乎永远都不会显露硬皮的情调,而大多都是痛苦的、扭曲的、坚硬的;而极北地区时期的作品更显得硬度、光滑、圆润。多赛特时期雕刻艺术品表面图案刻成短而深的笔触,用尖尖的直线、斜线联系,有力地在雕刻品表面画上沟沟槽槽,具有一种果断、挑衅和阳刚之气的特色;极北地区时期的雕刻是圆形的、微妙、宁静、安详,甚至连雕刻中的“之”字形线条都是轻快的,大多数主题和图案都是用点状的形式出现的。按照造型中形象刻出相应的柔和的曲线,这与充满严谨的多赛特雕刻风格完全相反——如一件杰出的雕刻作品更具艺术性(见图4)。它是一件组合的带有情节冲突的雕刻,表现了爱斯基摩猎人战胜了一头比他还高大粗壮的北极熊。很明显他们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选择了最为关键的一个瞬间,猎人将两把短刀刺进了北极熊两个最要害的部位——喉咙和心脏,凶猛的北极熊顿时仰天长叫一命呜呼;而头戴风帽的猎人却显得格外沉着、老练,展示了爱斯基摩人必胜的信心。与所有爱斯基摩雕刻一样,整个雕刻没有过多的局部细节,而尤其重视整体构成的控制且带有浓厚的戏剧性,形式与内容都独具匠心,从人与动物的冲突的动态、神情中,透露出对生存的渴求。像这一类杰出的作品在历史时期还比较多。

又如,另一件气氛更为紧张、情景更加危急的雕刻作品《绝境反击》(见图4)是一件组合雕塑,从形式上突破了先前单一造型的模式,而发展到形象的多元化。再加上规定着特别空间的不规则雕塑基座,增强了主体情节的紧张效果:一头狰狞的北极熊扑倒了一个猎人,就在这情况万分危急之时,另一个挥舞着猎刀的猎人正勇猛地向北极熊冲去。为表现这一激烈的戏剧性情节,艺术家采用了稳定与动荡相冲突的表现手法,构成一个完整而留有足够想象的空间。从持刀的猎人身体的动态上看,显然是仓促间猛烈的冲刺几乎使他失去了身体的平

衡。被北极熊压倒的猎人在顽强地挣扎着，伸出手发出求救的信号。一端是北极熊与倒地的猎人，另一端是挥刀的猎人，这三者构成一种构图上的均衡感，并被基座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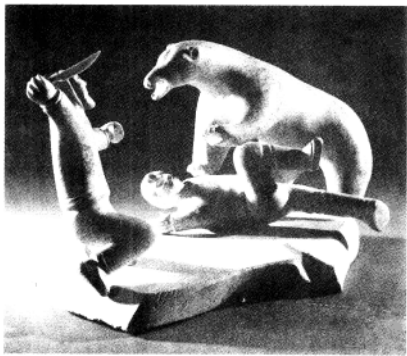


图4 绝境反扑

如果说这一件作品是以表现情节见长，而《头像》和《敲鼓的妇女》的雕塑则更反映出了爱斯基摩雕刻家独特的艺术构思与卓越的雕刻技巧(见图5、图6)。《头像》造型极富整体雕塑感，从艺术观念上看，具有一种朴素的现代感，它把头像的四个面都雕刻出人物的面部，从一定意义上讲隐藏着现代主体主义的潜影。《敲鼓的妇女》造型优美而诙谐，从半人半鸟的形象上可以看出爱斯基摩人特有的审美观：把动物人性化，又把人物神化。从人物面部的表情和敲打手鼓的态势上，使人自然产生对声音的联想——吆喝声和鼓声，这种移情和通感作用巧妙使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雕塑作品已产生了很大的飞跃，既有音乐感，又具极高的美学价值。

表现母亲和孩子(见图7、图8)是历史时期与现代时期爱斯基摩雕刻艺术最为常见的主题。从本质上讲这种缘



图5 头像



图6 敲鼓的妇女

由主要来自对生命的崇拜，因为在北极由于环境的恶劣，婴儿存活率低，疾病的威胁也使许多爱斯基摩人口锐减。以马更些爱斯基摩人为例，他们居住在加拿大西北地区的马更些河三角洲。在19世纪中期人口至少有2500人，到1910年，由于瘟疫的蔓延人口减少到150人，到了19世纪70年代，马更些三角洲爱斯基摩人才增加到2000人。因此，爱斯基摩人对生殖的崇拜实际是对生命的崇拜，在他们的艺术中也大量表现出这一观念。



图7 喂奶的妇女

《喂奶的妇女》(见图7)作品中不仅把妇女形象表现得极富生命力，而且格外突出硕大丰满的双乳，在膨胀的肌肤里蕴涵着生命的活力，而《跪姿的人体》(见图8)索性把人体的许多部分都雕刻上人头：双肩、双乳和小腹部，以显示生命的旺盛。《跪姿的人体》，造型极为古朴而简练，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现代雕塑大师亨利·摩

尔那回归自然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品无论是艺术观念还是造型技巧上都不愧为是一件雕塑佳作。整体造型饱满结实，穿插的线条加强了流动的效果，并打破了单一的乏味，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度感，而这又是雕塑造型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精髓。

图8 跪姿的人体



动物雕刻在整个北美印第安艺术的各个时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历史和现代时期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现代时期，动物雕刻的作品中更强调造型的艺术性，原来的那种崇拜感相对退到了第二位，取而代之的是对美的追求，所以他们的技法更丰富了，从审美的角度上考虑更多起来了，也反映出了爱斯基摩人的审美历程。

《猫头鹰》(见图9)造型呈“T”字形，整体扎实而雄伟，省略去了许多的细节，主要突出展开的双翼，上天下小呈上升状，给人以鲜明而响亮的视觉张力感，为避免造型的单调，在羽毛处刻上极富装饰感的斑点，生